

生活的“喜怒哀乐”

□李荣

与认识了二十多年的中国节水抗旱稻首席科学家罗利军研究员交谈，他说起年轻时的一个经历。那时他还是小伙子，刚开始工作，在基层的农业部门见习，跟随前辈，选定一个村“定点调研”。

在农民的日常生活中，在农村的日常运作中，他慢慢感受到了“乡村脉搏的跳动”，这是乡村真实的生命力。他至今记忆最深切的一件事是：有一天深夜，他已经睡熟了，突然被一个哭声惊醒了。这个哭声，是那样地凄惨、悲凉，痛彻肺腑，是农民最为深沉的感情的爆发。第二天一大早，他一打听，是邻近人家发生了家庭的意外变故，突如其来，家里人受不了，哭得那样地痛苦。

这位科学家说，真实的生活，是喜怒哀乐都有的生活。整天笑口常开，整天愁眉苦脸，整天怒火冲天，都不是真实的生活。要了解生活跳动的脉搏，要与生活打成一片，就一定要明白生活里所有的喜怒哀乐。

同样的生活感慨还来自另一次采访，采访上海嘉定南翔镇“全国最美家庭”林琳一家。后来写了一篇文章，刊登在杂志上。文章开头说到，事先知道这一家的故事里，有一段伤心的经历。所以特地选了一个大晴天去采访，好让好天气多少减少一点回忆带来的伤感吧。但与这一家面对面时，感受到生活的“阴晴圆缺”已经带给他们理解生活的从容。所以，给文章取了一个题目：不

需要专挑“大晴天”。但编辑可能觉得这个题目不够直白、鲜明，换了一个更为“朴素”的题目。我当然同意，但依然很喜欢原来的那个有意味儿的题目。

13年前这个四口之家遭遇了最为惨痛的“伤心故事”。6岁儿子的腿在车祸中严重受伤，最后只能截肢。妈妈也是全身上下多处受伤，卧床无法动弹好几个月。他们一家能够走过来，走到今天，靠的就是“真实”。

突如其来的意外，带来“至暗时刻”，对于这一家是必然的，家人没有选择逃避，也没有故作“勇敢地面对”，该痛、该哭、该笑、该叹息、该振奋，都一起经历、一起体会。

突如其来的意外，触动了敏感的神经，这才会真正意识到生活的复杂，许多事，不是我们平时书本里、口头上，一两句话就能勾勒清楚的。这种种生活里的“复杂”，让这一家与生活的真实直接“面对面”。这也是一种“意外的财富”。

生活不是“比”出来的，人只要不知不觉陷入了单一“与别人比”的习惯中，往往就走上了让自己为难、却又停不下来的“独木桥”。在独木桥上走，无暇闲步欣赏周围那么广阔、多样的景色，只能盯住自己脚下那么单调的几步方圆之地。

生活也不是“挑”出来的，在“喜怒哀乐”和“酸甜苦辣”中，只“挑”出喜乐和香甜来，认为这是好的，应该抓住，

紧紧不放；可怒和可哀、又酸又辣的事，则是不好的，应该扔弃、避开和忘却。这样，生活就不成为“整个儿”的，而是分成了“要与不要”的两部分，只想在刻意追求的“喜乐”和“热闹”中，忘记痛苦、躲开痛苦，痛苦却往往就躲在门后，经不得一丝门缝的开合，随时都会汹涌而来。

“喜乐哲学”其实很容易转变而变成悲观哲学，因为它要在生活中否定掉这么多“必然有、抛不掉、却不需要”的东西。记得以前读曹植集，随手一翻看到的第一首诗里就有这么几句：“游目极妙伎，清听厌宫商。主人寂无为，众宾进乐方。”美妙的舞蹈，已看不可看了，好听的歌曲，也已听不可听了，接下来有些什么可以喜乐的呢，简直不知道可以做些什么，只能让大家进呈一些“快乐的方子”。这“乐方”两字实在触目惊心，仿佛已经“快乐成病”，需要“药方”来对症医治了。刻意求欢，想让热闹一刻不间断，最后只能归于“穷尽无聊”。诗里最后找到“斗鸡”一法，却还要靠“作弊”助兴，“愿蒙狸膏助，常得擅此场”，在斗鸡身上添加狐狸气味，让“对手鸡”害怕，求得“常胜”的快感。大开的“笑口”，越来越显得空空洞洞。

还是《古诗十九首》里的两句一语道破：“极宴娱心意，戚戚何所迫？”人生再怎么极欢尽乐，归根结底还是“喜怒哀乐”和“酸甜苦辣”这几个字，一个字也少不了。这才是真实的生活。感谢生活。

美文是淌出来的

□詹超音

文字如水，流动而活，细淌为美，奔涌为壮。水明白，再大的水势源于细流；文清楚，鸿篇巨著也是字斟句酌集生活细微而成。谈千古，说当下，为什么有的文字淡墨登场，却让人眼目清亮，越读越来劲；有的求媚如东施，逮啥说啥，却是越读越索然无味。说来说去，技巧可以欠点，生活积累一定得富满，不然写不出好东西。

每一路水都想流出样来，每一段文字都想集美闪耀。水受自然约束，造化百态；文字虽可自创，识几千字就能编编写写，突破就难了。突破靠一兵一卒，用生活点滴组文，方能敲击读者心灵。水清无鱼，文简则美。这个简指的不是篇幅，是精练而成的文字，一字一句均不可增减。香料一多反生怪味，词藻过华反而倦目。喷泉好看，多看会掉兴；流水乏陈却永远看不够。人们喜欢的还是自然的东西，包括文字。

如今作家万万千，真正让人喜欢的好像就那么几位。盯着这些迷人的作家搜索他们的作品，总嫌他们写太少。毕飞宇出了十二本集子，我刚捧回时确实读得很过瘾，看完了，没觉多，好像他还差十二集。名家阿城出的集子《遍地风流》只有七册，他是高手中的高手，不应该仅留下这么些文字，他为何不写了呢？他爱好广泛，曾自个改装了一台老爷车，玩够了，有人出高价就卖了，他不会又去摆弄老爷车了吧？王朔废

话很少，挖掘比较深，爱把自己搁进去，说的正好是你也想听的，他谁都不服，唯独崇拜阿城，他会不会学阿城，也不肯动笔了。笔头最勤的是贾平凹，若不是敲他家门的人多，不得不耗时应付，能写更多。

这些厉害的作家有一个共同点，不滥用华丽辞藻，行文简洁明了，如水自然流淌，却照样金句频频。金句很诡异，从不接受刻意安排，只在文字流淌中灵动闪现，是跳出来的，作者事先也未必想到。
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越严谨的作家越不会触碰陌生的题材。李娟总写阿勒泰，刘亮程笔下离不开黄沙梁，就因为他们的泉眼分别在这两地。刘亮程说，“我是在黄沙梁长大的树木，不管我的枝伸到哪里，枝条蔓过篱笆和墙，在别处开了花结了果，我的根还在黄沙梁。”每当读起刘亮程的这段话，便能触摸到他对家乡的深情。

水能聚能散，字也是。字留在某篇文章后真身就都回到字典里去，再用再取。成章的文字才是自有的，受保护。只是美文之美全都是打造出来的，是作家劳动的果实。

写作其实也是熟练工，文笔功底和创作能力都是练出来的。大作家出手看是又快又轻松，全因积累雄厚。黄永玉老先生擅画，画悬人民大会堂，也挺能写，不过，写完后不看个十遍八遍他是不会放稿的。

按下春耕的快门

□石路

初春萌动，青帝走来。纤细的小草秘密生长，嫩小的种子偷偷发芽，含春的小溪挟着天端欢快流淌。大家在忙着春耕的同时，又想着这个春天的递进与变化。走入这片熟悉的沃野，合着新春的韵脚，啊，人们看到的是可喜的胜景，不一样的新奇……

相约从垄上走过，看见三两小伙，正在操控一架架无人机，拨弄着，不一会，起飞于天。顿时，天空就像飞来一队蝴蝶，挥舞着翅膀，上下翻飞，去忙不迭地传递春的消息。

飞机在上空盘旋，密切注视着地头。运来一袋料，撒下一把肥，好似天女散花，飘落在沃土，心头想着日后的美好。

机子仗着什么能鉴长势，是识别仪、计算器？发出的光谱，从未见过。飞过的痕迹，无形。坐在地上的老农抽着烟，一连称奇。飞过一圈已有了定

量，下的肥刚刚够好，足以田间的慰藉，还有日后的收成。待等时间酝酿，春风为伴，阳光契合；丰，就在身旁。

阡陌上的水渠，已不像往日那般张开大口，夸张地向外喷涌。水势，只需沿着伸向田头的滴管，无缝而准确地流向绿色的秧苗。渗入它的根，向上缓缓挥动手掌，浸润着它的每一枚叶片，供着恰好的期许，还有时机到来的相思。

有人管它叫微喷，有人称之为细作。秧苗从头到脚，在细润下不紧不慢，舒缓而洋洋得意。如此，把水省下来，还给稀缺的江河；把劳力捎回去，留给念叨的明天。一路走去，笑吟吟地看着春日下的图景。哦，不止一片绿意，还有自然甜蜜地歌唱。

一个令人称奇的智慧农场，一块满是星辰、熠熠生辉的彩屏。春耕下，每一个模块，都

春草赞

□吴振兴

春草呀！我赞美你，
你从冬天走来，
经受了雨雪的冰冻，
经受了狂风的摧残，
还有野蛮的践踏，
让你奄奄一息。
但你的家族呀！
有一种独特的品性，
始终不屈不挠；

有一种精神的高贵，
永远坚毅刚强。
走过冬天，
走进春天，
你用蓬蓬勃勃的生命力，
拥抱大地，
亲近人间，
播种着希望，
耕耘着未来！

“郁”见

□周彩燕

眺望远方
我静静地写信给你
在莫奈的庄园里
我有一下午的鲜花宁静

天空打翻了调色盘
朱红、酱紫、玫瑰、鹅黄
最热烈、最浪漫的颜色
都不小心洒落在了这里

浮云一样的心事

少女红晕般的泛起
一字一字的
我描写着向往
只记得梦里
花瓣里开出了无数的向往

想把自己装进信封
邮寄给一朵郁金香
信封上没有地址
一粒种子可以撒向世界